

求
益
齋
文
集

求益齋文集卷三

溧陽強汝詢堯叔著

晉防議

代

一曰破庸人之論夫庸人之論有三或曰地僻民貧賊必不來也或曰表裏山河地險足恃也或曰布兵守境備禦已周也三者之論有一焉皆足以僨事往者東南之禍嘗坐此矣請卽以往事明之昔洪秀全突犯桂林勢漸猖獗于是兩湖總督親駐衡州徵全楚之兵分扼粵嶺計其兵數至多也粵嶺至阻也守禦之策見于奏疏文檄者至詳也然而賊至未得一戰而長沙以被圍告矣于

是湖北提督親駐岳州合全省之兵扼守洞庭計其兵數至多也
洞庭至險也守禦之策見于奏疏文檄者至詳也然而賊至未得
一戰而岳州武昌相繼陷矣于是兩江總督親駐九江集三省之
兵分控水陸計其兵數尤多也湓口小孤亦古所稱險要也守禦
之策見于奏疏文檄者至詳也然而賊至未得一戰而九江以下
千里城戍望風奔潰安慶江甯相繼陷矣設使任事諸公知賊之
未必不來知險之未必足恃知守禦之道未必盡善則將日夜勞
心集思博訪謀策選將練兵以期有當亦何至喪師失地辱國殃
民身敗名裂若斯之甚哉且當是時非無遠識之士深計利害發

憤力爭而諸公不以爲迂談卽以爲多事蓋由三者之說有以中之遂至因陋就簡晏然自得覆轍相尋莫之一悟可爲痛哭者矣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今計太行之險不過粵嶺黃河之阻不過洞庭防兵之數不敵當時吳楚之半而捻賊之奔突慄悍甚于粵寇苟三者之論有一未除竊恐非久安萬全之策也

一曰考古人之蹟并州古稱用武之國戰守成規大略可考太行屏蔽東面號爲險固然自古守晉者未聞有守太行之策以李克用之善用兵士馬精強據晉陽以抗朱溫然汴軍一至輒踰太行晉人嘗悉力決戰終不守險以拒非其智不及此也又非力不足

也蓋必有說矣惟慕容永據長子恃太行爲蔽乃慕容垂來伐永分兵杜諸口然懔懔疑慮顧此失彼卒爲垂所滅蓋備多則難周慮歧則易惑必然之勢也此山防之當考者也防河古事不可勝數而尤當備者有三漢韓信擊魏王豹疑兵向臨晉豹率兵數萬拒之信乃潛師出夏陽用木罌渡軍遂破魏虜豹此間道潛渡者也隋楊素擊漢王諒夜至河濱以草實舟中人馬踐之無聲遂渡河襲蒲州取之此乘夜以渡者也唐太宗擊宋金剛自龍門乘冰堅渡河軍柏壁此乘冰以渡者也三者皆不可不慮抑尤有當慮者金黏沒喝擊宋至黃河宋人守黎陽列兵數萬拒之黏沒喝曰

南軍亦眾當以虛聲走之命取鼓擊之達旦宋軍皆潰金人取小舟以濟無復部伍竟無一人拒者雖非晉事然積弱之兵動爲虛聲所震可爲炯鑒論者謂晉地險阻宜用寡不宜用眾宜用步不宜用騎此亦未必然漢高祖討韓王信用兵三十二萬晉拓拔猗盧擊劉曜于晉陽使六脩將數萬騎爲前鋒自率二十萬繼之北魏道武帝以四十萬人破慕容農于晉陽遂定并州又以數十萬人敗姚平于柴壁周武帝先取平陽繼取晉陽皆用十餘萬人唐郭子儀李光弼合兵十餘萬大敗史思明于太原朱溫屢攻晉皆用大眾洞渦之戰汴軍橫陣十餘里周德威等眾纔數萬遂爲所

敗後唐張敬達以二十萬人攻太原契丹主德光以三十萬人破之明徐達以四十萬人破王保保定太原是晉地非不可用眾也北魏契丹之眾皆騎兵劉武周引突厥之騎共取并州唐太宗自率精騎擊破之策馬窮追一日八戰至介休騎能屬者二千餘據北原決戰又大破之遂復并州李克用起自沙陀所部多騎兵金元之取并州亦皆用騎兵是晉地非不可用騎也夫兵無常勢戰無常形執古律今未必盡合然山川形勢古今不變參稽往事用證方來或亦談兵之一助也

一曰謀拒戰之策今之言晉事者或曰晉地最險守自有餘不必

議戰或曰晉兵最弱守且不足何暇議戰二者均非至論也夫險固未可恃而兵亦豈可聽其弱哉晉境四面周數千里可入之途以數百計地勢雖險非百人所能守也卽以百人計之一處百人數百處當用數萬人安有如許之兵哉藉令有之而寇舉大眾以來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卽曰所守皆堅能保數百處無一瑕者哉賊之勢非輕也爲寇十餘年眾以數萬計以邸帥之忠勇士馬精強追討五年尙至失利其狡黠慄悍可忽視哉間行詭道翻山越嶺何所不能聲東擊西避實攻虛何所不習賊一入境百險俱廢設無堂堂之陣以當之而欲驅數百疲卒及新募之白丁以抗凶

鋒雖甚愚亦知其不可而蹂躪之禍將有不忍言者矣爲今之計莫若合新舊之兵悉加飭閱汰除老弱選壯者二萬五千人分爲五軍各以智勇之將統之嚴爲部勒精爲訓練日修戰備常如寇至分屯要地以備徵發援應戰兵旣立則口隘防兵可以量減遠偵探謹烽候設巡哨可以無恐賊至則扼之于境上萬一闌入則援應之軍四面截擊使不得逞夫如是則雖東捻西回一時交訌而吾之兵力尙可勉支此保境自全之策也不此之務而徒使不習戰之兵四分五散坐罷于河山之間戰守之方兩無可恃斯庸人自以爲得計而有識之士所爲寒心者矣

一曰籌守險之法論晉防者皆以守險爲上策使告之曰徑涂數百不勝守也兵分力弱不可守也戰兵足用不必守也重兵分扼要地不啻守也聞者必呶然喧謗騰訕不可遏矣夫不能戰而徒議守不可也既能戰而兼議守無不可也然必知險之不足恃而後可以議戰亦必知險之不足恃而後可以議守今夫潼關劔閣自古所謂天險也哥舒翰守潼關而崔乾祐自禁阬入矣姜維守劔閣而鄧艾自陰平入矣孟昶守劔閣而王全斌自來蘇入矣此猶曰非晉事也隋楊素擊楊諒諒以重兵守高壁嶺柵斷險要素引兵潛踰霍山緣崖越嶺出敵不意直指介休遂大破之故用兵

者遇險出奇因難見巧卷旆裹糧蹈涉無人之境遇巖谷所絕蹊徑不通或鑿崖容趾接武攀騰或以氍裹身遞相推墮或垂戈相引猱緣而上或用繩懸縋魚貫而下守者不之備必爲所乘矣今太行雖險非若潼關劒閣其高不如霍山涇涂之多視禁阨陰平來蘇什伯倍之而艱險未必若彼之甚也然則果可恃乎古之論城守者曰城小則易固城大則難周今太行綿亘千里關口百數議者乃欲以守城之法守之無乃不思之甚乎昔明之時患蒙古入犯乃因山設險修築邊牆外爲深塹內置戍兵其守可謂固矣然寇至輒排牆填塹踰山入掠雖內地重兵星羅棋布終不能禁

之使不入者綿亘太長救援不及故也惟戚繼光鎮薊講求臺堡之法號令嚴密烽火精明敵嘗再入繼光輒大破之蒙古不敢窺薊邊者十六年嗚呼觀乎此可以言守山之策矣宜兼采空心敵臺及礮樓之制于山徑外口量地築臺路狹則兩之前後相援路廣則三之參相犄角是有八利山口無所棲止守兵散處民家緩急必至貽誤有臺可住則風雨晝夜兵不離防一也臺高二三丈亭亭矗立環以深塹賊不能攻二也臺必三層中下二層四面開竇以施火器上層多置雹石或迎頭轟擊或三面犄攻賊必不能越過三也從暗擊明取準甚易四也士卒藏于臺中賊不能傷五

也築臺之具近石用石遠石用土取之無窮不煩他運軍民雜作
工費無多六也每臺用二三十人足敵數百人之守七也賊見山
口處處有臺雖欲翻山闌入然恐我軍截戰還道不利必不敢輕
犯八也欲收八利先圖四善築臺之制宜善也貯臺之器宜善也
宿臺之兵宜善也守臺之法宜善也此守山之長策也若夫守河
之策莫如礮船已有成議故不復論夫有臺以守山有船以守河
而又精練五軍以爲戰備則晉疆千里庶幾磐石之安矣

一曰嚴冰橋之備夫守山有礮樓守河有礮船備戰有五軍其可
無恐乎曰三時可無恐矣冬則未也豈特不能無恐且其危最甚

何以言之吉州鄉甯河曲保德至冬皆結冰橋吉州河面最狹冰厚至二三十丈高及山半上厯鄉甯北抵壺口長二百餘里車馬往來如履平地其上雖有巖險而山口平迤散漫處處可通若專恃兵力守之非數萬人不可今乃以五千不習戰之兵布守千七百里之長河卽明知鄉吉爲重分防者多不過千人以千人之力而欲守二百數十里之冰橋拒數萬人遁之悍寇雖韓白復生亦必不支危急孰甚于此或曰賊方擾豫尙未入秦而鰓鰓以冰橋爲慮若危在旦夕者不已過乎曰不然賊萬馬疾馳日或二三百里安可以遠而忽之且夫練兵設險非一日之事也急而後圖之

不已晚乎然則將奈何曰冰橋旣結不可以河論當用守山之法
守之凡山口爲冰所不及者量其地勢或爲碉樓或爲偃月城以
蔽之量置戍兵賊雖渡冰亦無路可入則不敢輕犯矣然不可無
意外之防也以一軍屯吉州一軍屯鄉甯控扼險要互相策應又
以一軍屯河津之北于出山總路量築碉堡以扼其衝萬一賊竟
冒死突入則鄉吉二軍據險邀擊或拒其前或犄其後賊旣入險
勢必死鬪然山徑崎嶇不利騎兵不容大眾又無所得食我軍堅
以持之彼必遁去萬一更越山深入則河津之軍據堡逆拒使不
得出山鄉吉二軍躡其後賊不得進退又苦無食勢且自斃誠若

此則是以十餘年之逋寇一旦殲之于山中此不世之勛也若因
仍故習僥倖無事則晉省之禍必自吉州始禍至而後悔則無及
矣河保冰橋亦長二百里厚不盈丈或可設法椎鑿其地益北近
邊瘠苦賊志在虜掠未必北向其勢差緩然河保去京師不過千
餘里賊若窮迫無所之或由彼渡河徑犯宣大出空虛之地寇騎
剽疾不十日已偪畿郊所關甚大宜更以一軍駐其地爲不虞之
備餘一軍則屯茅津礮船悉置龍門以下分布無冰之地水陸相
倚以固南河若河保有警則調鄉甯軍助之而吉州軍分駐鄉甯
南河有急則調河津軍助之而吉州軍分駐河津鄉吉不支則調

河津軍助之而茅津軍移駐河津五軍相爲首尾此常山蛇勢也或曰既有五軍何不過河拒戰而必爲礪堡以示怯乎曰重戰輕防古所深戒晉兵皆未經行陣使在境內扼險憑壘尙有恃無恐若越境野戰則其心必搖捻寇黠悍勁疾邸帥旣失利于前今湘淮諸軍合十餘萬皆百戰之餘尙未能制勝況此不習戰之兵乎萬一衄退賊卽躡之過河則糜爛不可收拾矣必如前策庶幾萬全若礪堡已成練軍皆精銳可用又當別議耳或曰太行築礪堡鄉吉又築礪堡力不暇給則奈何曰河北無寇則太行之防不急論者懲封門口之事斷斷以山防爲重牢不可破故議築礪堡以

順眾情或可減戍兵以益河防耳至冰橋之備則斷不可緩若力不暇給則姑置太行而汲汲從事鄉吉可也

一曰廣擇將之途用兵之道莫急于擇將亦莫難于擇將將之能不一端有工于訓練馭眾整齊而謀勇未必盡優者有善于運謀出奇制勝而臨陣或非所宜者有決機行陳指揮合宜有陷陳卻敵勇冠三軍而訓練謀畧均非所長者夫能兼是數者謂之全材曠世而一見者也能兼有其二亦不易得之才也苟有一焉則已可貴矣多方以取之量才而任之用其所長不責其所短則人得各盡其能而吾事亦濟矣故擇將之途不可不廣也夫行軍之用

斯數者不可偏廢而論其品第則善將兵者爲上謀將次之關將又次之將兵之道和而整者爲上嚴整次之未有不整而可戰者也未有不整而能勝者也故無事之時眾惰而獨整者將材也臨敵之時眾擾而獨整者將材也失利之時眾潰而獨整者尤特出之將材也此不可不察也故擇將之道聽其議論以察其智略之優絀考其技藝以別其材力之勇怯然後試之事以識其勤惰試之財以審其貪廉試之訓練之任以觀其馭眾試之艱危之地以驗其膽氣試之利害之交以覘其心術或棄瑕錄瑜或舍小取大則鑑之明而用之當矣故擇將之途不可不廣也夫處則建牙出

則吹角部曲千計偏裨百計世所謂將也然居將位者不必盡有將材古之求將者或擇之偏裨或拔之卒伍下至廝役僕圉往往有將材出焉彼抱負材氣而沈淪微賤者雖不能自明然狀貌辭氣必有異于常人故急于求將者雖廝養之賤皆徧觀之察其氣貌稍異則引之與言言有可采則試之以事苟拔十得五則將不可勝用矣故擇將之途不可不廣也

一曰訓隸籍之兵并州之兵古稱雄勁承平日久恆至怯弱匪今斯今振古如斯矣唐李抱真鎮澤潞以鎮兵甚弱乃簡民間壯丁得二萬人蠲其徭賦使習武事歲時都試教之戰陳由是昭義步

兵爲諸道最馬燧鎮太原患騎兵少悉召諸驛圉人擇壯健者親教之由是河東騎兵雄視天下彼皆處積弱之後用土著之人簡選有道訓練有方卒能轉弱爲強戰勝攻取功冠一時誰謂晉人不可用哉今晉兵可謂弱矣議者皆欲募新兵夫募新兵可也然舉二萬有餘之舊兵盡鄙棄之而不圖振作之方是歲糜數十萬之餉置之無用之地又捐數十萬之餉以募新兵經費安得而不絀故舊兵雖弱必思所以振之振之道有六一曰擇將領二曰清虛額三曰汰羸弱四曰恤士卒五曰勤訓練六曰明賞罰六者並舉而不能轉弱爲强者未之有也舊兵旣強則新兵可罷而經

費亦可省矣抑更有進者軍興以來各省以兵不可用皆募新兵討賊先後以數十萬計今轉戰秦隴楚豫閩粵者尙十餘萬人事平之後無所安置必悉罷之其中厭苦兵事願休息者固十有七八習于戰鬪不樂歸農者亦十有二三設有桀黠之徒乘機煽誘彼皆慄慄之姿百戰之餘習知舊兵之不足懼鬱勃思變則天下隱憂正未艾也弭變之道莫若各省皆精練舊兵有事則徵發無事則歸伍可無潰叛之變且使好亂者有所懾憚可以隱折奸謀斯尤思患預防之要策也

一曰講節制之道昔武王誓師于步伐止齊三致意焉孫子曰將

衆如將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夫以武王之聖孫武之智莫不以節制爲重豈非用兵之首務哉凡講節制莫先于束伍近日之法五人爲伍兩之爲什十之爲哨四之爲營合衆營爲軍什有長哨有官營有將軍有統領節節相制正名分申軍禮各服其上以聽號令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雖將百萬之衆不難矣此治軍之制也用命者必賞不用命者必戮諺云令如山言其不可移也孫武以違令斬吳王之寵姬司馬穰苴以後期斬莊賈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此出令之制也唐李光弼御軍嚴整郝廷玉得其遺法每閱兵建旗鳴角士卒進退起伏皆中繩尺宋曹瑋

將出巡邊方與客飲或疑其眾未具及出見三千騎環列門外寂若無一人明威繼光練兵薊門徵舊部浙兵三千雜教之嘗大閱風雨驟至士皆走避浙兵獨植立不動薊人大驚始知軍法此勒兵之制也周亞夫軍細柳漢文帝自出勞軍至壁門士卒皆被甲彀滿前驅至不得入及亞夫傳令乃開壁文帝曰此眞將軍矣程不識將屯刁斗森嚴晝夜警備敵不敢犯此屯營之制也古之嚴紀律者卒有取民一笠則斬之故大軍所過市肆晏然耕者荷鋤以觀岳忠武軍號曰餓死不虜掠凍死不拆屋此行軍之制也越王句踐誓師曰孤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蓋卽止齊

之意戚繼光亦曰對敵之時大眾如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臨戰之制也斯六者闕一不可六者備矣必造其極夫然後萬人一其耳目萬人一其手足萬人一其心止如山嶽而莫能撼也動如江河而莫能禦也斯可謂節制之師矣諸葛公不云乎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若以無能之將御無制之兵而望其克敵制勝豈有幸哉

一曰究練藝之法夫戰鬪之事勢敵則力勇者勝力敵則藝高者勝故藝不可不重也岳忠武練士注坡跳澗皆重鎧習之雖天雨不出亦畫地爲澗習練不輟其子雲嘗注坡馬躓忠武怒鞭之二

百故岳家軍精銳無敵至能以百騎敗兀朮十萬之眾明戚繼光
練兵于技藝甚詳所著紀效新書猶可考見故戚家軍所向克捷
名聞天下雖不專恃技藝然其效可睹矣今營伍之兵非不習技
然火器則徒演空式刀矛則略存虛套遇五尺之溝則股慄而不
能越馳十里之遙則氣喘而不能前將以應敵豈不難哉戚氏之
論藝曰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斯言不可易也議者或曰
晉兵之藝求其美觀而不可得何暇論實用嗟乎此不教之過也
既欲教之安可不求實用哉是故練藝之法必造其極勿以難能
而止勿以可用而止大礮取準自有定法或攻或守皆可預爲量

算若用礮隊以戰必練習目力望而得之不暇以法求也鳥銃必對靶取準十全爲上得八九爲中得六七爲下更少者不可用矣臨敵無幸中者矣長矛者軍中之要器也戚氏盛稱楊家鎗今世傳其法者尙不乏人常博訪之聘充教習使士卒皆精練六合鎗異日必收其用樊家陰手鎗尤靈妙有力世亦間有能者臨陣長矛斷以二家爲勝其餘皆可廢也單刀藤牌亦制勝利器營操翻滾花法殆同戲劇世亦罕睹能者聞閩粵頗有之但不易得使爲將者誠心訪求何患不遇哉習走習跳不待師傳其用甚要其功甚速亦何憚而不爲乎練藝之大要如此或得半而休或精益求精

精則存乎其人。世有願師岳忠武者乎？則其所以練士者當不止于是矣。

一曰利行軍之器。昔伯禽之誓師于甲冑弓矢戈矛鋒刃首致詳焉。晁錯之論兵曰器械不精。是以其卒予敵也。漢諸葛公唐李衛公宋韓岳諸公皆留心軍器。多所創制。明戚繼光亦曰軍中之器爲將者必一一親驗。乃可以給士卒。蓋古人之于器械如此。其重也。晉省承平日久。兵器多闕。其僅存者皆窳敝不可用。姑以鳥銃言之。視其形則麤而短。察其鐵則甚惡。審其火門則不正。鉛彈未嘗合口。火藥未嘗煉淨。夫銃麤則太重。短則不能及遠。鐵惡則易

裂火門不正則發必震掣鉛彈大則不能容小則洩火而出不勁
火藥不淨則發遲而力薄又有炸裂之患此豈尙可用哉其他火
器及刀矛之屬大率類此而更有甚焉今必盡反其失而後器械
可用器械可用而後兵可強也凡制器械工匠惜力而竄惡者罪
工匠有司惜費而竄惡者罪有司此愼之于先也凡給器械皆鑄
軍名更易者必罰損壞者必罰遺失者必罰此愼之于後也故造
器者工匠之事也用器者士卒之事也監造者有司之事也而利
器用者大將之事也嗚呼此古人所以必兢兢于是歟

書後

右議十條余昔游晉時代人擬作也時晉省議者皆自負知兵各
出己意爭勝口舌非能見諸施行也而其力足以撓沮任事者使
不得有爲余竊謂以全晉之力當秦豫多事之時惴惴然僅謀自
保亦懦甚矣然度事勢未能及遠姑先自完以爲擴充之基麤述
大要冀以解釋眾口而多所撓避不能盡言卒之此議亦擯不用
沉深于此者乎是歲同治四年也明年春始募新兵三千益河防
其秋賊沿河西竄入秦又明年冬賊爲大軍所逼遂乘冰過河犯
吉州掠蒲解絳霍之郊大軍追及急擊之賊乃踰太行去是時余
已南歸明年再至晉則向之曉曉者相與繩任事者之罪而自負

知兵如故嗚呼事已敗矣會有天幸不至大壞然民之死者不知凡幾曾不省戒而猶以口舌爲能哉詩曰譎譎訛訛亦孔之哀信乎其可哀也今年偶檢故篋得此橐距當時已七年矣追念晉事爲之慨然同治十一年五月記

海防議

代

伏奉鈞函並鈔錄總署原奏章程六條飭令悉心籌議仰見憲懷冲挹廣益集思之至意某智識短淺何足與聞大計旣蒙下問不敢緘默謹略陳其愚伏俟採擇查原奏第一條首及練兵夫兵不練則無以應敵誠當今之急務也國家歲費千數百萬以養兵及

有事之秋曾不得一兵之用此豈可置之不問哉亂定以後各省皆議練兵然積習已深驟難挽救原奏所謂有練兵之名無練兵之實固已洞悉情形某竊以爲練兵必先裁兵夫兵貴精不貴多人所共知也裁兵并餉又今所已行也宜普加裁并尤必嚴剋扣之誅使兵之餉充然後可以言練或謂各省有裁兵并餉者矣而兵之不精如故何哉某竊以爲練兵必當練藝夫練兵而兵不精者以循習虛套故也隊伍亦若整齊刀矛略習花法演放鳥鎗亦非難事故老弱皆可充數及使之舉百斤之重則面赤力盡而不能起馳十里之遙則汗出氣喘而不能前遇五尺之溝則目眩股

慄而不能越此豈尙可用哉昔岳忠武練兵注坡跳澗皆重鎧習之雖天雨不出亦畫地爲澗習練不輟明戚繼光練兵銃礮矛箠刀楯皆精求實練近世楊昭勇侯遇春所練親兵長矛馬隊皆一可當百羅軍門思舉所練兵皆精技勇一躍過五六丈此皆舍虛套而課實藝者也夫虛套可以欺人實藝不可僞爲今若定練藝之法年必四十以下力能舉百五十斤以上銃礮必十發九中刀矛必求實用習跳必以三丈爲準習走必疾馳二十里而氣不喘使天下之兵無一不虜勇趨捷然後訓之以忠義申之以紀律習之以戰陣而兵不强者未之有也昔唐李抱眞鎮昭義馬燧鎮太

原皆鄰接強藩而兵力寡弱二人乃選練步騎期年皆成精銳然則轉弱爲強豈甚難哉或謂練藝則誠是矣然或敷衍塞責則奈何某竊以爲練兵必先選將誠得如馬李岳戚楊羅之將兵未有不精者也不然而以麤鄙庸碌之人爲將兵未有能精者也選將之道某所不敢言然竊有疑者今之提鎮皆奉

特旨簡放多身經百戰之將若副將以下則未經行陣積資升轉者居其大半其中豈必無才然狃於綠營習氣庸懦關茸者殆不少矣夫旣欲練兵則雖千把末弁亦必得人彼庸懦關茸者且不可以爲兵奈何用以爲千把又積資升轉以至于將雖有知兵之

提鎮彼一人亦何能爲哉且今日之將弁卽異日之提鎮則擇之何可不慎竊觀部選劄補大抵皆循資格或者於選將之道尙未加之意乎至於外海水師亦必以選將爲重非特謀勇宜優兼必熟習海道其練藝則重火器而刀矛稍輕其募兵則以閩廣瀕海之人爲最可用此人所共知者也中國舊式戰艦萬難抵禦輪船原奏固已言之矣然則欲壯水師必俟輪船得力恐未易迅速成軍也某竊謂輪船當并歸水師提督節制輪船卽以代戰艦水師之可用者挑赴輪船學習不可用者汰之增一輪船卽裁若干戰艦增一輪船之兵卽酌裁水師之額俟輪船足用卽盡裁水師戰

艦庶事權一而經費省不然既費鉅款以造輪船養新兵又費鉅款以修造無用之戰艦且養無用之水師國用安得不絀且使水師提督不得習輪船之事而徒領不可用之水師戰艦又安望其得力哉原奏第二條議及簡器夫器械不精是以其卒予敵況今之火器尤非倉猝可辦若謂鎗礮不必精機器局不必設誠不達時務之論也惟是火器不難於用而難于不用昔者征勦髮逆購辦西洋鎗礮費以數百萬計十年以來頗多鏽壞今年因辦海防各省購辦鎗礮費又以數百萬計若更加推廣所費愈鉅十年不用又將鏽壞一旦有事復需別購矣中國累費數百萬以購西洋

之火器是彼益富而我益貧也西洋得中國售器之資又出巧力別製新式猛利之器而以其舊器不足當新器者售之中國是彼益強而我終弱也萬一西洋諸國有與中國構衅者則他國亦將不肯售器而我先購之器或已鏽壞將何以禦敵夫名曰自強而仍倚西人以爲強此亦必不可恃矣某竊謂與其購諸外國不如自鑄鑄礮之廠宜在內地不宜在海濱鑄成之後無論存儲何處必責成經管官時加磨洗勿致鏽壞庶幾可以永久某竊又思西洋之火器有當效有不必效有可恃有不可恃何謂有當效有不必效西洋鎗礮鍊鐵之精自來火之便捷洋藥棉花藥之迅烈礮

子之猛利礮架之靈便施放之速而有準此皆所當效者也明人論鳥銃以五尺者爲上四尺者爲中三尺者爲下又必用鑽筒不可用捲筒今洋鎗長不過三尺餘耳若倣舊製五尺之鎗用鑽筒法造成兼用自來火及洋藥則其及遠必過於洋鎗其價亦當較省擡鎗則西洋所無其及遠倍於洋鎗亦可參用自來火以期便捷西洋之大礮必不能昇之陸戰所能昇者不過小礮耳中國之劈山礮亦能及遠林文忠在甘肅征番鍊鐵鑄礮甚薄而輕昇以入山以意製開花子發之番人震駭乞降若於西洋火器之外兼此數種練之又精習刀矛長短相濟亦足制勝此不必定效西人

者也何謂有可恃有不可恃竊聞論國之貧富者在人材之盛衰而不在財用之贏絀觀國之強弱者在政事之治亂而不在兵力之眾寡從未聞覘國者徒以器械爲重輕者也且西洋之強豈專恃乎器哉其官民甚和其心志甚齊其法制簡而肅其取人必課實用其任事者無欺誑侵漁之習其選將選兵甚精其號令甚嚴其步伐甚整其戰甚悍勇而不畏死然後加之以精器所以強也今不考其所以強者而徒效其器豈足恃哉昔者林文忠在粵英人畏之如虎犯閩犯浙而終不敢犯粵當時未嘗有精器也僧忠親王敗英人於天津壞其船甚多亦未有精器也近日法國爲普

人所破幾至滅亡彼非無精器也由此觀之火器不可不講求而實亦未可專恃固已明甚某又觀西人所著防海新論備載南北花旗交戰之事雖有極善之礮臺極猛極多之大礮卽竭力擊壞一二敵船並不能禁其來往審如是則火器更不足恃當別圖制敵之方矣原奏第三條議及造船夫水師之必用輪船某前已陳之矣凡輪船鐵甲船皆宜自造尤不可購之西國一船所費甚鉅彼皆以備戰守非如鎗礮有製以待售者也惟損壞不堪戰之船乃肯出售其價旣昂且恐承買者從中乾沒所費必倍惟擇廉幹官多爲監造務求精堅則費省而船可用鐵甲船有大有小喫水

亦有深有淺當量地駐泊非可預擬據防海新論所載北花旗鐵船爲田雞礮滑膛礮擊壞者甚多蓋鐵板雖厚而螺釘則易損汽管及舵均不能受礮故以衝木船則可勝以當礮子則未可全恃固不待英人之新礮也抑某有疑焉原奏以今日海防殊無把握因議及簡器造船諸務誠是也西洋英法諸大國其輪船各以百計其鐵船以數十計中國幅員最廣海口最多需船愈眾即使歲籌鉅款汲汲製造廣募將士勤勤訓練亦必積之數十年而後能及彼之數此數十年中萬一中外構釁而我之船未足不知何以待之即使船礮皆若彼之多而我之船必不如彼之固我之礮必

不如彼之精我之將士必不如彼之習練是則不待戰而勝負已可知矣又使我之水師竟能制勝敵將不得逞矣然沿海之地幾及萬里處處可以登岸勢不能處處皆泊多船敵若於海濱無備之地舍舟登陸則我之礮船皆無所用故法國之水師其多且精什倍于普人然卒爲普所破者以普人從陸進攻故水師皆成廢物無救于敗亡此其明驗也以此觀之即使船堅礮利遂可謂之有把握乎竊謂爲今日海防計必重在陸兵昔明世日本入犯當時談兵者皆謂擊之海中爲上策拒之海上爲中策戰之內地爲下策於是唐順之等講求水師出海擊賊是時倭船甚陋且無大

礮不敢水戰隨處登岸肆擾水師竟不能制卒之譚綸俞大猷戚繼光劉顯諸人精練陸兵血戰數年始盡殲其眾此已事之驗矣夫西國興師涉重洋而來志在登陸耳非志在海中也中國惡其來者亦惡其登陸耳非惡其在海中也彼來旣必登陸我之船礮雖多又終不能禁其不登陸則陸軍宜急講矣失城勿驚戰敗勿懼而益選將增兵以繼之一如勦髮逆之法必盡殲而後已使彼之眾登岸必殲則彼雖有千船萬礮豈敢輕犯中國哉是故陸軍不足恃雖船礮已足猶不能制敵也而況未足乎陸軍足恃雖船礮未足猶能制敵也而況已足乎原奏議練兵重在水師而某獨

詳於陸兵者蓋以此也原奏第四條議及籌餉夫今日之財用可謂窮矣軍興以來不得不行苟且之政如捐輸釐稅洋藥稅之類無利不搜雖已蕩平未能盡去此豈可更有加哉議者或欲效西人開礦以富國不知中國之情形與西國迥異明季開礦實啟亂源殷鑒不遠豈可更蹈覆轍竊謂今日欲急圖大宗鉅款以修武備惟有舉新設海關酌留一二處專供海防之用如欲爲經久之圖惟有開源節流二策而開源之計惟在于農夫四民生計皆仰給於農國家正供亦專取于農此眞所謂財之源也今江蘇田荒未墾者尙數百萬畝合計經寇各省荒田不啻什倍于此是國家

歲失數百萬金與數十萬石米也田之荒固由人少然亦以農夫困甚幾不聊生或去爲商販或去爲工匠或去爲僕隸或窮爲乞丐或轉于溝壑甚或流爲盜賊故耕者日少田之熟者且恐其荒荒者又安望其熟此事之甚可憂者也古人知農之困也故恤之以恩貴之以名使之樂爲而不倦宜明著重農之令凡力農者有訟必速結有小過勿笞犯罪不至徒者寬勿治牽連者勿逮工商雖捐職銜必居農夫之下胥役豪棍有魚肉鄉農者痛懲之田主徵租嚴刻者明禁之有力耕多穫者酌獎之有飲博嬉游耕不力者罰之凡可以恤農貴農者以類推之盡力舉行州縣有不愛農

者効之務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實有重農之意則人人自勸末
業亦返南畝而賦額庶可漸復矣此開源之策也自古以來能節
用者國未有不富聚斂者國未有不貧蓋利端一開則上下交爭
人主之侈心必生貪吏之盜心愈熾而所入必不敵所出故文中
子曰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昔漢文帝時輕徭薄賦屢免田租而國
愈富者以其節用也武帝時橫征暴斂百利俱興而國愈貧者以
其不節用也昭帝承武帝之後盡改興利之政疑若不免貧矣而
國又富者以其節用也然則富國之道從可知矣竊謂欲求節用
必自

皇上始誠能罷土木之工省傳辦之費減宮中之用以節儉爲天下先則歲所省不啻百萬計矣各省督撫藩司察當入之款無聽人侵蝕裁不急之用勿稍有虛糜惜財力務積蓄固不可刻薄以傷國體亦不可徇隱以悅人情則歲所省又不啻百萬計矣各省并餉練兵固貴精不貴多定之以額有餘者裁之舉天下裁去五萬人於兵力初無所損而歲所省又不啻百萬計矣天下之財耗於貪官汙吏之侵漁者不知凡幾皆賞罰不明之故也廉者未必賞或以微愆誣誤貪者未必罪且以僥倖升官故官吏無所勸懲惟利是圖幾成積習夫財用之出入必經官吏之手今有付之

以財而可其信其絲毫不苟者幾人哉昔康熙初年承明季之敝貪風未革於是明辨貪廉大行懲勸有貪黷者雖勛貴亦加譴謫有廉潔過人者雖在下吏不數年而擢爲公卿督撫雖眾口讒譖文致其罪而必力爲保全公卿督撫之廉者又覈其屬之貪廉而舉劾之貪者幾無地自容士大夫爭自琢磨風俗翕然一變故有康熙天下多清官之諺誠能師其意而力行之則廉恥自勵風俗自改民生不憂其朘削國帑不患其侵漁則歲所省又不啻百萬計矣此節流之策也凡此者皆行之而立有效持之久而無弊又何慮用之不足哉若以爲迂闊而別求生財之法則非某所能知

也原奏第五條議及用人由各大臣實舉所知此非某所敢議也然嘗竊思之內外大小文武各官孰不當得人豈特防海爲然哉其大者某亦不敢議州縣爲親民之官豈可任非其人今也以時文進身以資格補官則謂之正途夫時文資格固未必可以得人而況捐納雜途之多且什倍於正途故欲清吏治而吏治日壞欲恤民生而民生日蹙風俗日以敝盜賊日以繁皆州縣未盡得人之故也夫不安內而能攘外者未之前聞今欲博選人才振興吏治勢豈甚難然某知其有所難者夫捐納之不足以得人世所共知也近年督撫或目擊官方之弊疏請停捐且以爲戶部歲捐不

過百數十萬可分派各省籌解補款是則無損於財而大有益於國政倘奉

特旨允行豈不甚易一經部議輒遭阻格夫既明知其爲弊政且必不足以得人改之不過一舉手之勞而又萬無流弊然且其難如此則其他可知矣以此推之則雖欲得人欲自強恐未易遽言實效也原奏第六條議及持久天下事惟由官辦者最不能久任事無實心則不能久無定力則不能久意見不同則不能久官不能不易人則不能久卽如長江水師礮船方其血戰勦賊之時可謂壯矣承平以後未及十年遽沿習氣上年彭侍郎巡閱參劾至

數百員始復振作然欲復如昔時之敢戰恐未能也此輩皆身經百戰備嘗辛苦艱難一旦晏安遂頹然自逸況今外海水師創練於無事之時而欲其歷久不懈此尤甚難者也然而有不難者其機在

皇上之一心而已天下之事當持久者不獨水師也

皇上孜孜求治持之以恆取天下大事當講求者書之座右日省之月察之歲考之內外大臣勤奮有實迹者褒之其懈惰者罰之內外大臣又體

皇上之意以考其屬而無所瞻徇屬吏孰敢不悚惶奮勉實心持

久以求稱

皇上之意哉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令而從其意

皇上一意持久則臣下自不敢懈矣若委之於人徒以空言督責則雖目前亦不能有實效又安望其持久哉以上六條某謹就愚見推演誠知萬無足採惟原奏又稱如各條外別具良策一并奏陳會議某竊謂今日欲圖自強之策天下之事不可勝言而綜其大綱則有二其一曰務本夫自強者非獨強兵而已修德行政則自強之本也昔秦隋之世兵至強也政事不修卒至於亡唐德宗宋神宗之時兵固弱也政事未修而汲汲欲圖富強卒至於亂唐

太宗卽位之初突厥方強而中國大亂初平勢近於弱頡利入寇直逼京師太宗不憚屈己與盟而一意內修政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勵官方恤民隱薄賦役省刑罰行節儉崇教化百廢具舉而以其暇練兵講武當是時內外之官莫不稱職大小之事莫不得宜遠近之民莫不樂業至於斗米四錢行旅千里不賫糧可謂真富矣軍民尊君親上遇寇咸有敵愾之心可謂真強矣未及十年遂擒頡利一雪從前之恥夫貞觀之政非甚高難行也其效亦非難致也然而唐德宗宋神宗不能者以其不知本也不知本則急功近利惟恐效之不速卒之效未至而害已深矣唐太宗惟能知

本故未嘗急求富強不過數年而富強無敵其效亦未嘗不速也
今中國之撫西人略如唐初之盟突厥誠能法唐太宗之爲政以
致貞觀之效比及十年可以得志此務本之說也其二曰務實天
下事所以因循而不治者以徒尙虛文而無實際也利之當興者
旣下 詔舉行矣久而未嘗行則莫之問也弊之當去者旣下

詔禁革矣久而未嘗革亦莫之問也大吏之於其屬則一檄飭而
已牧令之於小民則一告示而已令未嘗行禁未嘗止而皆莫之
問也上下相接皆用虛文天下何由治哉欲圖自強必以實心行
實政行之必自 朝廷始凡利當興弊當革者旣下 詔興革矣

徐而察之曰某事果興乎某事果革乎其猶未也則立罪其奉行不力者必期於成而後已大吏於其屬亦然收令於小民亦然使事事皆有實際則自強之效不遠矣不然則卽練兵簡器造船諸事亦且以敷衍塞責無裨實用亦安有自強之望哉此務實之說也抑某深維利害更有不能不盡言者今欲使中國之礮船足比西人則輪船必以數百計鐵甲船必以數十計大礮必以千計次小之礮必以數千計加以洋鎗雜器火藥煤炭之費將士薪糧之費非數千萬金不可此固好大喜功者之所躍躍欲爲尙奇嗜異者之所汲汲贊助而貪昧乾沒者之所欣欣冀望者也今中國民

窮財盡必不能有此鉅款勢必橫征暴斂多結民怨或鑿山開礦
廣開利孔以冀集事竊恐事未成而亂已生矣議者必又以借洋
債爲說某尤以爲不可今有富家中落日用拮据苟一無虧逮克
勤克儉不難復振若貪一時用度之便多借子金積累愈深勢必
漸以田宅抵償其家未有不破者謀國之道何獨不然遠則周有
避債之臺近則日本好借洋債岌岌有亡國之徵豈可從而效之
哉且即使百方搜括船礮竟能集事而以與西人角則未能制勝
且斷不能禁其不登岸而我之力已盡於水師更無以爲陸防之
用則其害有不可知者矣如某之愚見船礮不能不辦似宜量力

徐圖稍蓄財力以備不虞之用而汲汲以務本務實爲事誠使中國治安甲兵精銳一如貞觀之世而船礮漸已足用則雖東殄日本南滅呂宋新加坡諸島西平印度勢亦有所不難如能以窮兵黷武爲戒養威持重內固吾圉外國亦將畏威慕義惟命是聽又何外侮之足慮哉謀國深計無過於此但在實力以行之耳某拙昧妄言自知無當於萬一因承明問用敢直陳伏維鑒察

求益齋文集卷三終

求益齋文集卷四

溧陽強汝詢堯叔著

佩雅堂書目總序

先君子生平無他好惟好讀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暫廢游宦南北所至輒買書及當遷去不能盡攜寄藏他氏往往散失所入稍贏輒復增購未嘗問家人生產業晚歲所藏尙二萬五千餘卷汝詢兄弟所得又五千餘卷雖不可謂備而儒者當讀之書亦大略具焉追維先君子之意固欲子孫世守是書砥礪學問多見多聞免於孤陋汝詢不肖年逾三十學業無成不足仰副先志然猶思

保守遺籍不致失墜且先君子所收之書多親自評校手澤所存尤不敢不謹因編定目錄各以類次雖不暇一一論其得失然亦頗述所聞爲之序與諸兄弟其討論焉

易類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要其大旨則本天道以教人事而已古者學校之教詩書禮樂而不及易以爲易道精微非夫人所能知而筮者民用所不可廢故因筮立占因占繫辭因辭寓教此聖人之微意也春秋之時卜史習其數不明其義用之占筮雖或奇驗然浸流于術數聖人因筮設教之意隱而不彰孔子憂之而爲之傳闡

發義理指切人事易道之蘊燦然畢宜自格物致知以及治平之道求之于易靡不賅貫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自是之後儒者始知易之用不止于筮而學之者眾焉漢初言易始田何其源出於商瞿商瞿蓋嘗受業於孔子田何授丁寬訓故舉大義而已傳至施讎梁邱賀各自名家並立於學自孔子以義理言易儒者固宗之矣而卜史之傳未絕于世孟喜始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焦延壽京房之徒繼之各自名其學易道始雜而多端矣學者厭常喜異舍人言天傳會小數以亂聖經于是卦氣爻辰互體消息飛伏納甲之說爲世所尙而漢初相傳之易義丁

寬施讎梁邱賀之章句漸滅至盡不可復考惜哉惜哉魏王弼始復以理言易惜其學雜于老莊不能盡純至宋伊川程子爲易傳推求孔子之遺緒廓清千餘年末學之蔽而一歸于正從其說以讀易然後易能有益于人蓋四聖人憂世垂教之心幾晦矣自程子發之而易之大義復昭如日星不其偉歟康節先生與程子同時而獨以數言易朱子易學合程邵而一之所著易本義辭約義精足與程傳相輔啟蒙一書則爲數而作也後儒旣崇朱學遂謂程傳專言義理爲非甚者至疑文王孔子失伏羲之意嗟乎朱子之尊程傳至矣言易者乃欲宗朱而祧程豈朱子意哉近世經生

復搜孟焦之餘說號爲漢易蓋厭常好異無古今一也然摭摭殘闕並不能自完其說用心彌勞所得彌陋而侈然自是斥程朱義理爲空言夫孔子十翼言義理者什九若卦氣爻辰互體消息飛伏納甲之類未嘗一言及之將無孔子亦爲空言不及孟焦之流耶此其是非固不待辨承學者惑而不察隨聲附和循是不已則易又爲無益之書而四聖人之心幾何其不復晦乎汝詢奉先君子之教粗知易家之得失其得者可師而失者亦可鑒也總凡若干家列目如左

尙書類序

尙書之始不知凡幾篇也伏生所傳僅二十八篇謂之今文孔壁所藏魯共王所得者皆蝌蚪古文增多伏生之書十六篇未得立學哀帝銳欲立之重爲諸儒所抑迄未施用東漢以後其書遂亡至晉梅賾獻古文尙書及孔安國傳不知其所自來唐撰五經正義尙書專用孔傳古文遂盛行于世朱子始疑之吳氏尙書纂言遂專釋今文然今文古文之異非獨篇第多寡殊也其句字亦多不同今間見于他書傳註者猶可考見自正義旣行今文遂廢吳氏雖依今文篇第而辭則仍用古文蓋伏生所傳之本不可復見矣近世攻古文者尤眾排詆刻酷或過其實亦有右古文者起而

爭之然無以自持其說但互以醜詞相詈而已余觀戴記多出于漢儒然列于諸經學官傳習未有非議之者古籍之存者寡矣苟有益于世雖後儒所爲猶可貴重況古文尙書所載多見于周秦舊書先聖微言蒐羅綴緝粲然可誦者乎然則疑古文可也而欲廢之非也近儒水火之爭殆可以息矣註尙書者各有得失皆可備參考書辭古奧解者各以意會非一家之說所能竟也目備于後

詩類序

詩自前漢有齊魯韓三家之說並立學官毛氏獨未得立然其說

固長于三家東漢以後毛氏興而三家皆廢續著者稱鄭氏詩箋
與毛說頗不同毛詩序相傳出子夏然韓詩序亦稱子夏所作
是否莫能明也要之當出于漢武帝以前以爲衛宏作者殆未可
信自魏晉至唐說詩者皆宗毛鄭宋儒始頗有異議朱子詩集傳
亦不盡用序元明儒者宗之而毛氏幾廢近世學者復申毛難朱
爲書不可勝計其於訓詁名物勤矣而大義或闕焉余觀詩集傳
惟變風變雅往往與序異南圃正雅三頌大抵多同而謂朱子廢
序誣也名物詁訓大率本之傳箋而謂朱子廢毛鄭愈誣也夫異
同至易見然且果于誣古人更何足以言是非之公哉經者萬世

之書也大義著明昭昭若日月之經天今以黨同伐異之私意互塞其間是欲睹日月之光而先自蔽其目也朱子之言詩發明義理可謂精矣及爲白鹿洞賦引青衿菁莪二詩仍用小序且謂舊說要不可廢是其心之寬平廣大初不欲以一家之說遂掩前人近儒乃巧誣曲詆如見怪物曾不顧理之所安不亦異乎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學詩之道也不此之務而強爲古人樹讎敵嗷嗷橫辨若有深忿夫亦異于詩教矣先君子好詩所收詩說尤多目如左

儀禮類序

余讀儀禮十七篇雖先王之制多闕然大略可覩矣夫民之窮必由于奢惡必源于欲亂必起于爭禁奢莫如節杜欲莫如敬息爭莫如讓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宮室車輿衣服冠婚喪祭各爲之制不得相踰越以示節也爲之周旋拜跪揖遜之文以教敬也以教讓也三者之道得而天下治矣或者謂是儀也未足爲禮嗟乎彼徒以爲儀文之末若非禮之大本而不知先王所以制是儀者教化之微意卽存乎其中使人由之而不自覺風化之美刑措之效皆源于此也自漢以後有天下者曷嘗不議禮然惟宗廟朝廷略具儀制而不能達之天下士大夫家自爲禮奢僭無度敬讓益

微民窮俗傲犯法滋眾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曷足怪哉有志于禮教者誠法聖人之意使士庶之冠昏喪祭咸有定儀猷猷之氓亦知雍容揖讓則庶幾哉不難與三代同風故儀行于朝吾恐其徒儀也儀行于野則禮達于天下矣或又謂儀禮繁重難行于後世余觀世俗不經之禮其委曲細瑣殆有甚焉人各安于所習而不便于所不習顧謂儀禮不可行不亦謬乎若夫因時變通不盡泥其迹期于合先王教化之道而止是在行之者矣是在行之者矣儀禮註稱漢鄭氏爲善後之說者大抵本于鄭氏

周官類序

周官在漢時已闕冬官一篇宋余庭椿割五官之屬以補之誠穿鑿多事明陳深乃謂周禮六官先王設五職以存體而虛其一以待用斯言可謂無稽矣六卿分職各率其屬烏有司空而無職者哉論者或謂周官一用于新室再用于後周三用于北宋皆爲天下之禍若是乎古制果不可行于後世也余謂王莽狂愚而妄作安石傳會以言利彼固未嘗能用周禮不足爲疑宇文泰襲用六官之名而不能行其實然豈襲秦漢官名者必是而襲周官名者必非耶若其他所規畫租庸調府兵之類至唐猶踵其法雖不足以比周制然視後之改兩稅募彍騎者固當遠勝未至于禍天下

且秦與蘇綽處擾攘割裂之時志欲模擬周禮未得其萬分之一
二世已稱爲良法後來者未有及焉況以聖君賢相撫治安之勢
本關雎麟趾之心而法周公之政務其大而不泥其細師其意而
不膠其迹則其效將何如哉吾故謂觀于後周而益信周禮之可
行也若夫古今異宜則周官之制容有不易驟復者亦有一二不
類周公之法或後人有所竄入非深識治道通達時變蓋未足以
語此或以其中一二可疑遂指爲劉歆所作嗟乎周官之書具在
也曾謂劉歆而能爲是哉周官注自鄭氏以後說者甚多皆可備

參考焉

禮記類序

禮記雖漢儒所編集然王章聖訓遺文古事咸萃其中故後世尊之列于學官與聖經比唐魏鄭公病其淆雜更爲類禮而學者弗從蓋重于改古也朱子謂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著儀禮經傳通解通儒頗有能言之者而學官所業猶用戴記禮記注推漢鄭氏鄭氏之學最長于三禮雖頗雜識緯家言識者以爲病然迄今千有餘年言禮制者咸宗鄭氏其後說禮記者頗多皆足以資討論目如後

春秋類序

甚矣春秋之難知也孔子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皆有義焉今所筆者可見而所削者不可知也所筆者或仍魯史舊文或孔子有所改定今亦不可考中更秦火簡策散亂遞相傳寫或脫文或誤字今又不可知春秋之作蓋游夏不能贊一辭後之儒者識未必逾于游夏重以三不可知而欲于一二字之間測聖人褒貶之旨豈不難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說者謂春秋乃聖人之刑書故少褒而多貶一字之貶嚴于斧鉞故亂賊懼也余以爲不然夫亂臣賊子敢于爲不義上不畏天子下不畏方伯而獨畏一匹夫之貶乎哉然則孟子言其懼何也曰古者列國

皆有史然特掌之史官而已儒者不以爲業自孔子作春秋授之弟子傳之天下萬世而亂臣賊子之事著于眾口不可復掩彼身爲亂賊無所顧忌而獨異其名之彰也故晉太史書趙盾弑其君而盾病之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而杼殺之夫書之本國之史猶畏焉況其播之天下乎況其垂之萬世乎自孔子之後作史者咸尊春秋以爲法故後世有欲爲不義畏青史而止者有旣爲不義而變亂史文冀以欺後世者藉令春秋不作則史法且不著彼亦何所憚乎故如諸儒之說則懼夫子之貶者不過二百四十年之亂臣賊子耳不知春秋作而萬世之亂臣賊子莫不懼功之所以

大也而豈可徒求之日月爵族名字之間哉左氏傳詳于紀事學者賴之至釋經則不能盡合公羊氏穀梁氏則專釋經其得者有矣而失亦甚夫說春秋者過深則傷于穿鑿也過刻則鄰于鍛鍊也過密則嫌于瑣細也過巧則涉于傳會也自三傳不能免此數失後之說者或矯其失矣然專辨其事之善惡若史論然亦無以見筆削之旨甚矣春秋之難知也自三傳以下說春秋之書余家所有者咸登于目

四書類序

余讀四子書見近儒好爲異說務與朱子爲難靈然悲之自漢時

尊崇儒術論語始列學官而大學中庸雜于戴記孟子之書雖屢爲儒者稱道然猶儕于諸子閱千餘年而程子出始表章諸書以示來學朱子承之定爲四子書選集儒先之說各爲之註俾學者曉然知孔子之道可以求而至不僅以記誦詁訓畢聖人之書百餘年間天下宗之陋儒輩出言學者本經術論道者祖仁義居家者敦倫紀富官者勵職業盛德偉才不可殫述三代以下於斯爲盛皆四子書之效而朱子之功也明以其書取士習者益眾然漸視爲弋名干祿之具朱子之澤固已衰矣中葉以後異說滋興學者始疑不知所向近世士大夫以考證爲學毀詆朱註尤甚士之

自放者恆患朱子之說不便于己樂聞異說更相附和浸以成俗
嗚呼不信朱子猶可言也不信朱子而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道
遂不明于世不可言也海內之士束髮入塾莫不受四子書其庸
者惟知爲舉業之用黠者則放言高論以攻訐朱注爲能聖賢修
己治人之道諱不復講故自四書之說亂而學術日壞人材日衰
豈不悲哉謝文節公曰四書何負于人人負四書亦多矣許文正
公曰小學四書吾奉若神明豈前人之識皆不如今之人哉苟能
充是非之心而不惑于流俗必有以辨之矣至于訓詁名物之間
朱子亦容有闕誤補之匡之固無不可乃若摘毫髮之疏而構陷

孟子卷之三
天之謗甚且務反其說曾不顧理之所安大雅君子夫豈其然後
儒闢朱註者固有可取然語繁而義轉晦蓋所不免朱子之說備
矣學者當先究心而其他姑後焉可也

樂類序

自古帝王治定功成莫不作樂雖各不相沿要歸于導天地之和
而淑民之情則一而已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以大司樂掌成均
之法其制益詳士生十有三年則皆習樂學校之教亦多矣聖人
必以樂爲重故教之舞則有行列進退之制以莊其容有肆夏采
芻之奏以齊其節有干戈羽籥之事以廣其藝有詘申俯仰之勞

以養其體教之歌則有南幽雅頌之辭以興其善有抗墜曲折之節以靜其氣而又有五聲十二律旋宮之精密以斂其放心有琴瑟之習而弗去以杜其邪志故聲音采色鏗鏘鼓舞因人情之所樂則從之也順而入之也深童而習其文長而通其義蕩滌其邪穢銷融其渣滓宣導其堙鬱和揉其粗厲有不自知而化者三代以上士易於成德而教化易行和氣易致邪慝之音不得作者豈非樂之功哉及周之衰土音漸起而列國之風作然雅頌正聲猶在也至秦盡滅聖人之道漢承其後因陋襲謬于是新聲競奏上自人主下至閭巷莫不耽嗜流辟靡濫日以益甚先王之樂掃地

盡矣自後有天下者未嘗不議制樂然古樂久亡儒者各以意爲說紛然如聚訟雖以胡翼之司馬君實范景文蔡季通諸賢殫精畢力以求之猶各持一議莫能相通考其爲說蓋未及乎以樂化民之事也且未及乎詩歌舞蹈之詳也徒爭論律呂而其難如是然則三代以後有王者作法先王之禮以治天下猶甚易易而古樂終不可復矣豈不痛哉記曰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又曰樂盈而不反則放余觀西周樂詩其稱頌功德可謂盛矣然而歌詠艱難勤苦而深致警戒之意者爲多則聖人之心可見也故樂之雅者其聲必淡使聽者徐以俟之靜以味之然後可以抑其浮氣感其

善心夫以雅淡之聲奏警戒之辭使人莊肅以聽之豈有流而不反者哉後世則不然惟恐其樂之不極也故聲益以繁急聽之則耳目爲之回皇志氣爲之震蕩又況奏以邪艷之辭而重之以靡曼雜之以詼狎長惡導淫莫甚于此士民流沔而不爲之節雖使朝廷之上日奏韶武庸有濟乎然則古樂雖未可復而放淫樂禁繁聲思有以易之誠治世之急務不然而徒爭論律呂雖善無益也若乃禮教旣行風俗旣美太和翔洽足追古帝王之世則必有伶倫后夔之屬應運而生以鳴其盛此則理之可信者特非可驟冀之旦暮間耳嗚呼古今論樂之說考于諸書可見矣講求而施

于用則有公卿議者在余獨惜古樂失傳學者無以自淑故成德
倍難于古人悲夫

爾雅類序

世傳爾雅出於周公或以爲子夏所作皆未可信爾雅詁訓之書
耳可爲釋經之用而非經也唐以後始尊爲經近儒因是遂有謂
說文九章皆當列於經者矣韓退之不好爾雅蓋病其瑣細經生
家則尊之太過要之考古者所資有助于博聞固不可廢說爾雅
之書凡若干家及後儒效爾雅爲書者亦附焉

正史類序

紀傳之體創于司馬遷斷代爲書始於班固歷世踵之號曰正史作史者才有高下又或雜出于眾人之手故工拙得失相去甚遠至於紀載失實是非不公蓋多有之昔謝顯道讀史至熟矜于程子程子以爲玩物喪志顯道爲之媿汗及見程子讀史盡卷不遺一字顯道甚不服其後乃悟夫所貴乎史學者爲能通知古事可法可戒體諸身而措諸用也若徒以資博聞佐談說而已其能免於喪志者幾希

編年類序

編年之體肇於春秋後世多有繼者惟司馬公資治通鑑爲最善

司馬公之心可見也其名可思也夫有用之書恃乎人能用之不得其用則雖日誦六經且不能爲功況於通鑑適足爲涉獵之助其與讀稗官野史何以大相遠哉苟知此也則六經以後此固不可少之書矣通鑑以正統與魏是其一失朱子綱目已正之及其他編年之書余家所有者咸登于目

儒家類序

異哉書之有儒家之名古未始有也古者學術出于一自詩書六藝簡策所傳莫非儒書東周之衰九流競起漢以後浮屠方士之說熾勢皆與儒相抗於是有明周孔之道而爲書者世始別之曰

儒家蓋甚矣非儒者之多而後有是名也非古也漢初諸儒承秦火之後傳述遺經厥功甚偉繼之者講習詁訓大義或闕至東漢儒者勵德行敦名節自周以後于斯爲盛而著書者鮮魏晉以下益雜而衰唐士大夫好尙文章又多溺于佛者可稱者數人而已至於宋而儒又大盛自孔孟繼沒以至于東漢自東漢之季以至於宋率五六百年而後一盛幸盛也則又有人齟齬之使不得行其道而僅僅著書以教後世斯又三代以下世運之衰而非獨儒之不幸也若周程張朱諸賢德尊言立雖不見用于世而繼往聖開來學距異說正人心其功可不謂大歟自後諸儒祖述其說轉

相發明故書之著錄于儒家者宋以後爲多而東漢儒者若黃叔度郭林宗管幼安之屬學聖人之道躬行無闕遭亂世不求自表見其遺言聞然無傳惜哉惜哉然此數子雖不著書而當時咸高其人歿而後世稱道弗衰至若好名之士依附聖賢模效言語著書亦若可觀而君子不之重甚者舉以爲戒然則儒之所以爲儒者豈必在乎言哉嗚呼知此意者可與讀儒家之書矣

農家類序

自神農以後聖王治天下者莫不以農事爲急古制靡得詳矣至周而農官皆可考天子親耕籍田以勸天下詩載七月楚茨大田

甫田臣工噫嘻載芟良耜周公戒成王以無逸必先知稼穡之艱
難其重之如此周衰井田廢而農始困漢初去古未遠猶尊力田
抑末業其賢君良臣皆以重農爲意見于詔令奏議者爲詳唐以
後則鮮有言者而農益爲世所賤蓋王政之衰久矣農者生民之
大命王者之首務也農日困日賤則耕者日少總計天下之眾讀
書稱儒士及出而仕者什分而去其一技巧日繁工匠益多則什
分而去其二商賈之利什伯倍于農而世尊之亦過于農故人爭
趨焉則什分而去其三兵農旣分隸軍籍者皆不知耕作則什分
而去其四在官之吏役且數倍于兵則什分而去其五老釋之徒

不耕不織廩居而粢食則什分而去其六遊惰無業之民所在不可勝計則什分而去其七然則什人之中耕者僅三人耳一家八口十家則八十人是三人耕之而給八十人之食也求穀之不貴其可得乎穀貴則農當利然而反困穀者萬物之本也穀貴則凡物皆貴今以南方之田耕作精密人不過耕十畝上腴之地豐歲畝收麥一石稻三石其入四十石耳八口之家人日廩米八合老稚居其半人日廩米四合率日食米四升八合一歲食米十七石二斗八升麥當其三分之一尙食米十一石有奇率稻一石爲糲米五斗則留稻二十三石麥六石然後足一歲之食餘麥四石稻七

石乘急而賣幸得中價麥石直錢一千二百稻石直錢八百凡爲錢十千四百納租稅及雜徭費率畝爲錢五百十畝則爲錢五千餘錢五千四百耳而製衣服買犁鋤歲時祭祀伏臘報賽親戚饋遺賓客飲食嫁女娶婦養生送死之費皆出其中而當凡物皆貴之日其困固宜況所耕不及十畝或值瘠土遇歉歲又處賦役煩重之區而當穀賤之時者乎北方農事疎惡人可耕數十畝而所入尤薄故愈困蠶桑者亦本務也今其事尤廢舉天下育蠶者不過數郡而俗尙奢侈織作奇巧至以服綾絹爲恥故絲亦貴甚木棉起于嶺南而利被天下視古之績麻爲易布當賤反貴古者雖

王宮嬪御皆課以婦職則女之不織者鮮矣後世婦人驕惰又好刺繡靡麗不知紡績者十常六七其能織者尤寡織工反以男子爲之既奪南畝之人而布益少故貴使驅天下之女子皆勤其職則布帛可勝用哉嗚呼農桑之教衰則穀布少穀布少則衣食不足衣食不足則飢寒至飢寒迫則盜賊生盜賊繁則大亂起矣書曰既富方穀古之聖王將納其民于軌物必先裕之欲裕民莫若導之以本業故得其道則推之可以化民成俗不得其道則爭且亂得失之相去甚遠豈有他哉後之王者欲返斯民于三代之治其必自農事始矣古農家書多不傳唐以後則爲之者頗少惟明

徐氏農政全書最號詳晰今著于錄者凡若干種

法家類序

論法家者並稱管商然管仲猶賢矣非後世法家所幾也古者以禮治天下守禮則賞違禮則誅議事以制無所爲律也春秋之季鄭子產鄧析晉范鞅之屬始爲刑書魏李悝著法經六篇商鞅因之而造秦律漢興蕭何起刀筆更爲宰相增損秦法而爲漢律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漢以後易姓而有天下所因所損益者惟律爲重蓋自周衰諸子競起各鳴其術以亂先王之道其後皆微不復振獨法家之言遂

見尊于後世先王禮讓教化之道不能復與之爭然則禮廢而律興豈非古今治亂升降之大端歟若夫制律有疎密而用之有輕重則其中又有得失焉考于史可見而歷代之律不盡傳不可得而錄也自管子以下目如左

兵家類序

昔荀卿子論兵曰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美哉言矣然仁義之師未有能廢節制者也自黃帝制井田而爲八陣軍法始立周禮自伍長以至軍將分數秩然四時講武凡旗物鼓鐸鐃鐃之辨坐作進退疾徐疎數之節教之維謹武王之誓師曰不愆

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雖
本仁義然猶丁寧鄭重如此今以將帥膺閫外之寄用兵誅叛亂
救民於水火此豈有不仁不義哉然或潰敗相繼雖有猛將勁兵
不能自振此無異故節制不立之咎也管仲作內政始小變周制
自後用兵者以權謀相尙孫武之書始出其言曰將眾如將寡分
數是也鬪眾如鬪寡形名是也夫以仁義如武王以權謀如孫武
然皆惓惓於節制其不爲用兵之急務乎哉孔子曰必也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所謂謀者審量彼已曲直眾寡強弱飢飽勞逸之數
自立於萬全此好謀之功雖聖人不廢後世專尙詭譎甚至棄信

背禮以僥倖于一勝論者猶或稱之以爲兵不厭詐也嗟乎彼將詐夫不整之師可也若節制之精者萬人一其耳目萬人一其手足萬人一其心志利誘之而不動宵掩之而不擾猝遇伏而不亂瀕死而不散夫豈可以詐取哉古今名將莫不以節制取勝然兵家書皆不載惟唐李靖遺法略見于杜佑通典明戚繼光著書言節制最詳皆可施用語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況以無能之將御無制之兵豈有冀哉兵書稱黃帝太公者皆出僞託以其所從來久又其言有可采者故並列于目

道家類序

自周以前不聞有異端周之衰而老氏之書出至戰國而其說盛行楊朱列禦寇莊周之徒得其體申不害韓非得其用刑名之術秦以之亡魏晉士大夫祖述莊列復覆天下悲夫甚矣著書不可不慎也老子菲薄聖人師心自智立言之過流禍至酷再亡人國後世仙佛之說大熾至與儒並號三教言神仙者皆託附道家釋氏之書其精者亦取之道家故道家者諸異端之祖而老氏則其魁也宋以後儒者多擯弗道然或有高明之士求異先儒自矜獨得考其歸輒不出老氏老氏亦傑矣哉神仙之書雖自稱道家然

實非老氏本旨故不列于目

名家類序

太史公論申韓慘覈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蘇氏韓非論復申斯旨其文美矣而其說未盡也余觀老氏之徒其視已甚尊其視人甚不肖視已甚尊則薄古聖賢爲不足學視人甚不肖則人皆至于可殺苟非天資忠厚而習乎其說則固已無不忍人之心矣上古之民淳質無事世漸降則巧漸作聖人憂其然於是行仁義設禮樂以治之歷五帝三王而其制大備及周之衰文勝質漓奸僞滋起老子生其時疾末俗之敝矯枉過正以爲非盡廢聖王治世

之法使民蕩滌其故習則天下不可以治夫以千餘年帝王之所
制一旦欲盡革之則民必不服拂人情之所安而驟強之使復乎
上古之淳質則民必不從不服不從則令不可行矣申韓旣宗老
氏之旨蔑聖制覈名實而欲令之必行民之不敢不服從則其勢
非刼以嚴刑不可夫竊以聖人爲不足學以仁義爲不足重內有
視人皆若可殺之心外強民以難能之事而處不得不用嚴刑之
勢則其恣睢慘酷輕視民命復奚怪哉嗚呼申韓之禍天下蓋非
老子所及料然立說之過流弊有必然者司馬氏以老子與申韓
同傳誠有所見老子豈得辭平名家之書至少後世懲其弊罕有

繼者以他無可附故仍別爲一類焉

求益齋文集卷四終